

《我是特种兵》后又一军文大作

《我是狙击手》热血来袭!

WOSI 我是

狙击手

如果被狙击的对象是我的兄弟，
我宁愿把子弹留给自己……
如果那是我不得不完成的使命，
请原谅我含泪扣动扳机……

史上最牛狙击手的 血泪成长史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黎江伟 著





我是狙击手

史上最牛狙击手的
血泪成长史

黎江伟 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是狙击手 / 黎江伟著. — 北京 : 金城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5155-0570-1

I. ①我… II. ①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97528 号

Copyright © 2013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金城出版社** 所有, 未经合法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我是狙击手

作 者 黎江伟

责任编辑 雷燕青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570-1

定 价 32.0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信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我是狙击手

目录

引子	001
第一章	反狙击战 003
第二章	做完新兵又做新兵 009
第三章	魔鬼基础训练 034
第四章	拿枪是门硬功夫 060
第五章	枪声和子弹 073
第六章	文工团的女兵 109
第七章	格斗和气功 133
第八章	坦克装甲车 142
第九章	狙击手心理 154
第十章	区队长出的考题 163
第十一章	惊险的野外拉练 184
第十二章	狙击恐怖分子 216
第十三章	解救人质 246
第十四章	精度狙杀 269
第十五章	双规行动 276
第十六章	生死对决 293
尾声	315



引子

“迥——砰。”

子弹拽着风的呼啸在空中昂头挺进，它发出凄厉的撕扯声，它泛着晶莹透亮的铜光在阳光照耀下显得熠熠生辉。它把风扯出一道口子，然后像风哨一样吹过。它撕裂了蓝天，划过空旷的草地。它的尖叫来得那么迅猛和猝不及防，它是那么的义无反顾，它用最快的速度发出最动听的声音。它撞击在前面的胸环靶上，它结束了它的使命，它的后面是一群年青的眼睛凝神追踪着子弹飞过的轨道。他们甚至从这个时候就已经感受到了——当食指指尖轻轻扣动扳机时；当撞针推动击发机击发子弹后槽，引燃火药时；当爆涨的高压气体推动子弹在枪膛内做旋转运动，使子弹迅速窜出黝黑的枪管冲击目标时……他们的眼睛狠狠盯着前方，他们看不到子弹飞行的轨迹，但是他们听到了它划破空气而带出干脆的声音，他们还感觉到了火药在前进过程中将弹头推落，然后继续沿着他们所赋予的目标前进，而后“砰”的一声，正中靶心的那份坚硬和执着。他们的迷彩正有细密的沙粒往下滑落，他们的眼神透着坚毅和自信，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狙击手。

第一章 反狙击战

夜幕降临，天网收拢。

指挥员命令：“各组汇报情况！”

“血狼1号就位！”

“血狼2号就位！……”

接市局缉毒处增援通知，本地区最大的毒枭将出现在龙华山宾馆并进行交易。为伺机抓捕，我和胡铁飞被安排到最前沿充当渗透组，和毒贩近距离接触。用卢超的话说，“谁让你和胡铁飞长得就像贩毒的哟，这等美差不派你娃子派哪个去撒！”

卢超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胡铁飞还高兴，也不知道他在美什么。我自认为毒贩和我的形象相差甚远，被卢超这句话搞得很不舒服，眼一瞪，这小子老实了。

我和胡铁飞化装成买家，在二楼一处房间等黑丁到来，并时刻注意听着四周动向。对面楼6层的制高点上，狙击组赵恒正瞄准我所在房屋射点。按线人提供的线索，已经超时30分钟了，毒枭黑丁却还没出现，这时一楼的歌声愈加响亮。难道是行动泄漏，毒枭黑丁取消了此次交易？我扫一眼身旁的胡铁飞，他的目光依然坚毅。

一楼歌声戛然而止，突然的沉寂让人感觉到危机四伏，继而一片混乱声传来。我和胡铁飞原地站起，外围指挥马上传来指令：“一楼音箱损坏引发骚动，注意提高警惕！”

我们集中精力，临战气氛悄然逼近。

外面有两个人抬着一个音箱进入一楼大厅，然后音箱被径直抬到二楼我们房间的地板，音箱右侧木板一掀，里面出来一人，根据相貌特征，是黑丁无疑。

在这种防范下还能颇费心机神不知鬼不觉地混进来，可见毒贩的狡猾。我和胡铁飞不动声色地看着他，黑丁从音箱里钻出，站在他右边的随从先上前一步，正好挡在黑丁前面。黑丁只把头一晃吩咐道：“猎鹰，让他们等一下！”

我闻言大骇，莫不是被他发现马脚？如果黑丁趁机潜逃，再想抓捕更加困难；



但如果对方是试探我们，贸然出击，必然适得其反。

我两眼紧盯猎鹰，猎鹰眼神扫向我，两眼对撞后，却见猎鹰紧跟黑丁退出门外。

胡铁飞本想说话，见黑丁已闪身退至门外，其他随从紧紧盯着我和胡铁飞。电台已关闭。是在原地静等，还是出门实施抓捕？机会可是稍纵即逝。我和胡铁飞盯着门口，以期以静制动。

“啪”，门再次被推开，猎鹰只身进来。他眼向上一斜，说道：“你们等着！”

胡铁飞脸一沉：“要的货带来了没有，你们老板去哪儿了？”

黑鹰稳步往前，不经意地站在我们斜对面，和我以及我身后窗外的狙击手完全成一条线。我一惊，他站的方位是狙击死角，我成了他的盾牌。我右跨一步，问：

“丁老板这生意还做不做？”

黑鹰面无表情，似乎无意地跨一步：“待会儿再做。”

我心头一颤，黑鹰完全掌握反狙击要领，所站方位无一漏洞。

我正欲上前周旋，突然“轰”的一声爆炸声响，整栋宾馆漆黑一片，我和胡铁飞迅速卧倒，抄起电台急呼：“血狼呼叫，目标借断电潜逃。”

四周碰撞声一阵紧似一阵，外面的探照灯马上将围墙照亮，警笛声迅速响起，所有潜伏在宾馆周围的警力全部运动起来。指挥部及时部署：“所有人员分三组，左翼由缉毒处担任，右翼由市局干警包抄，中翼由血狼分队互补，三组呈扇形协同推进。”

宾馆后面是龙华山天然屏障，歹徒只能从后方潜逃。搜捕人员开始地毯式摸排，胡铁飞蹿身下楼，拿起装备，吩咐：“林光，你往10点钟方向，我往2点钟方向追击。”

我将狙击枪上膛，提醒道：“注意随黑丁同来的猎鹰。”

我追出一里地时，前面早已不见毒枭和其同伙影子，电台里狙击组赵恒正在呼叫：“血狼3号，是否发现目标？”

我沉下身子：“没有！”

赵恒潜伏在高地配合：“9点钟2公里方向有大量子弹硝烟。”

“明白。”

9点钟方向，我开始往密林深处飞奔，枪声越来越清晰，疏淡而又带着拖音，在寂静的山谷里更加扣人心弦。

前面枪声里，子弹穿透树林的声音依稀可辨，我继续往前摸索，突然传来异常惨烈的呼叫，还未到目标地，这时，指挥部果断命令：“所有人员注意，收队！”

收拢拳头，是为了更好的一击。我看一眼四周地形，记好参照物，扭身下山。

20分钟后，我、胡铁飞、赵恒、卢超、莫天柱都已撤回到临时指挥部，四周气氛肃穆而又沉重。现场指挥抬起头，小结刚才情况：“同志们，歹徒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狡猾凶残，大家不能掉以轻心。10分钟时间，我们就损失了两名好干警，子弹直接



击中刑警的额头……”

烈士的鲜血还留在指挥部一角，那些颜色涂抹于心。正义者逝去的生命，只能用正义对邪恶的继续追杀来偿还。我们严肃地看着指挥，等着他安排。指挥喉结一滚，说道：“根据现场交锋和战士伤亡情况来判断，对方有一名狙击手，这给我们行动埋下很大的隐患，所以我们现在最主要的任务是……”

指挥意味深长地看了一下我们。我们了解，在此种情况下，这是狙击手之间的战斗。不打掉敌方狙击手，其它人员很难有突破，如果将其他人员放在一线搜捕，无异于虎口送食，此等特殊任务只有借助反狙击来完成。

指挥员将手中树枝扔掉，突地站起：“反狙击任务交给你们，有没有信心完成？”

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此种交锋，不光是狙击技术的比拼，更多的是战术、耐力和信心的较量。

胡铁飞迎头而上：“有！”

我眼光一闪，突然想到了猎鹰，从他的眼神和对现场的判断力推断，狙击手很有可能是他。胡铁飞紧皱眉头，问：“和黑丁同行有一个叫猎鹰的，是否有他的资料？”

内线一惊，两眼大睁：“猎鹰和黑丁很少同时出现。据我所闻，猎鹰是他的代号。他是越南人，此前一直在边境活动，在老山战役中就是狙击手。”

现场的人都陷入沉思：这种对手对我们而言是一种考验，要求我们更加沉着才行。赵恒分析：“目前我们要尽快确定猎鹰藏身方位，而后才能实施有效打击。”

卢超反问：“怎么样才能找出他的藏身方位哟？”

赵恒沉思：“此种环境，只有吸引其射击，通过声音或弹道辨别！”

莫天柱嗤的一声：“吸引一名狙击手射击，那得拿生命作代价。”

赵恒抬头盯着莫天柱：“对方也是狙击手，如果不能锁定目标方位，不管是谁上山搜捕，都有可能像刚才两位烈士那样倒在他枪口下，除非我们放弃目标！”

胡铁飞看看我，又看看赵恒：“我觉得这个不好办！”

我扫一眼胡铁飞，他还浑然不觉，到这个时候，这小子还在说废话！

现场慢慢沉寂，大家需要冷静，枪身的烤蓝在阳光照射下发出幽暗光芒。

赵恒持枪站起，打破寂静：“有一个办法。”

现场指挥马上抬头，两眼晶亮：“说说看！”

“用警犬搜山，迫使猎鹰现身。”

指挥将帽子一摘：“这个主意不错！现在龙华山四周都已部署警力，毒枭想逃下山恐怕没那么容易，只有用这个方法迫使其现身了！烈士的血不能白流，大家还是要小心。”

莫天柱再次检查装备，好似漫不经心地提醒道：“你们真以为一个上过老山战场的狙击手，会开枪射击一条警犬来暴露自己？”



赵恒不紧不慢：“猎鹰当然不会开枪射击，不管他用什么方法对付警犬，我们只需确定他的方位。在警犬身上装上定位仪，趁他还未走远，应该能找到他。”

有人将猎鹰搬过的音箱拿来，警犬绕半圈闻了两下，训犬干警依依不舍地拍拍警犬。大家都知道，一旦找到目标，它回来的可能性也就不大了。在大家期盼的目光中，警犬消失在深山里。

定位系统紧跟警犬方位，大家紧盯显示屏，地图显示警犬行至龙华山西北35公里处时，还有些微移动。5分钟后，跟踪系统静止了。现场指挥严肃扫视大家一眼，命令道：“目标在西北35公里不远处，迅速布控，务必将歹徒控制！”

“是！”大家迅速提枪上肩，按事先指定的任务，奔赴一线。

此次任务，由莫天柱为主射手，卢超为副射手，迅速找好潜伏点，对歹徒进行致命打击。我、胡铁飞改为信息组，根据刚才方位，再次判断出歹徒精确潜伏地点。赵恒为机动组，根据我们的判断适时调整射角打击敌人。

23时，天色黑暗，暗处的眼睛却依旧明亮，各方人员如条条蛟龙往龙华山腹地推进，一场反狙击战即将打响。

我、胡铁飞从正北方向开始行进，然后左拐奔西北方向，至30公里处时，改为匍匐前进。正7月份，山林树叶茂密，蚊虫在头顶嗡嗡直响，树叶之间的摩擦诡异而又令人生疑是不是有敌人藏在那里。

到一坡度为20的稍平坦处时，胡铁飞举拳示意停止，因为此地太开阔，如果前进，必须得判断是否安全。我马上停下并且屏气凝神，顺胡铁飞所指方向看去，平坦的草地上，一行脚印伸向坡顶，坡顶呈棱形，有天然的石屏阻挡，四周呈下坡姿势随时可撤退，背后是翠绿的山林作背景——这是绝好的潜伏地点无疑。

胡铁飞看着我，我的大脑高速运转：如果是我，我也会选择此地作潜伏点，伺机将对手狙杀，但同是狙击手，猎鹰怎会留下如此明显的痕迹？此时更需要判断的是，猎鹰有没有可能在上面潜伏？

那些脚印直接将我的心思牵引，我调整一下呼吸，再次将目光沉下，战场心理学告诉我，此时更需冷静判断，要不然将付出血的代价。

时间漫长而又无着落，我继续观察推断：要想做到反狙击，必须判断出对方狙击手的意图是什么。猎鹰在此处留下痕迹，他无非是想让我们产生错觉，证明他不可能留在此处潜伏，而事实是此处就是狙击手潜伏的最好地点——这打的完全是心理战。如果我们继续往上搜索，无疑会暴露自己，暴露就意味着死亡，如果不搜索，我们肩负的任务就不能完成。

凭一名狙击手的直觉，我感到猎鹰很有可能在上面潜伏，我看一眼旁边的胡铁飞，他的眼神同样深邃。胡铁飞朝我点头，右手划半圈示意从后方包抄，我点头同意。



胡铁飞的意思简单明了，让我留在原地，他负责从后方包抄。我坚决不同意。这小子始终自高自大，总认为他最行，那俺能服他？再说从后方包抄的危险性太大，如果猎鹰判断出我们从后方包抄，结果可想而知，我不能把这么危险的任务留给兄弟。反狙击战就是这样，不是对方狙击手死，就是自己倒在对方枪口下。

树木在蓝天空的映衬下显出巴掌般的阴影，我紧盯胡铁飞，坚决让他留下。胡铁飞朝我信任地点点头，我转身从山背后迂回。

下到坡底，赵恒正在等我带回目标的确切消息，我将情况大致一说，赵恒不无担心：“我推断猎鹰就在此处，对手不是一般的敌人，他极有可能会想到我们从后方迂回，借此对我们进行反狙击。”

我紧握手中狙击枪：“必须冒险！目标极有经验，如果不迂回打击，我们更容易成为明显的狙击目标。”

赵恒的眼神愈发自信：“谁成为目标还很难下结论，战斗没结束前，每个狙击手都有被狙杀的可能！”

时间紧迫，按我和赵恒商议的结果，由我迂回至后方，对目标进行进一步摸排。根据对敌情的判断，赵恒选择一处狙击点潜伏观察，随时准备增援。

快到凌晨时，我已慢慢靠近至棱形坡度的背面，我匍匐至一处凹形地段，整个山林依旧听不到一点声息。观察了1个小时后，山坡上一直无动静。我开始往山坡上挪动，山坡错落有致，当我从凹形地段出来时，已渐渐爬上一处“A”字形制高点。虽然此处制高点只是随坡度缓缓上升，但我的身体依然能感觉出来，当置身于“A”字的最顶点时，心突然咯噔一下，因为身为一名狙击手我很清楚，暴露一丁点足以致命。我在原地稍稍停顿，轻轻抬头，一眼瞅到一处潜伏地点，潜伏点设在山石和榕树的交汇处，一眼望去，人影似有若无，一股凉意迅速从心底升腾。我仿佛看到一双眼睛正牢牢盯着我，十字架的狙击镜笼罩得我不能动弹，我能听到自己的心跳，我做不了取舍，无法挪动，好像在静等死神的宣判，周身的血液开始喷薄，似乎要冲出体外。我的双眼在狙击镜里看不清楚，着力部位已贴住地面，我第一次感觉到手中狙击枪的陌生和自身的无能为力。我牙关紧咬，黎明前的黑暗将我紧紧罩住，一条生死线拉在我和上面的潜伏对手之间，我此时已完全感知到，对方必定是猎鹰无疑。周围凝固了——我陷入绝望，心想，我会死在对方手里。

我的脑子高速运转却又一片空白，还没反应过来，“砰”一声枪响，子弹奔腾而出，在凌晨的龙华山里发出巨大回响。7.62毫米狙击弹，到这个时候我条件反射般分析对方弹药结构。大山沉寂下来，我身体的血液迅速回流，死亡只是一瞬间……

“目标终结！”电台里传来声音。

狙击枪那熟悉的光芒还在我眼前晃动，弹道方向是从西北近100米处射来，我还活着，那种如梦方醒的惊喜和对战友的感激，让我内心掀起一阵波澜。我看了看远处，知道这关键



的一枪必定出自兄弟赵恒之手，不到最后，谁的生命也不可预知。这才是真正的狙击手。

我马上全身下退，找好伏击地点，狙击枪再次指定搜索区域。几分钟后，视线里出现了一个人，从坡顶全速下退，我继续观察，所逃之人就是黑丁。狙击镜指向目标，手指轻搭扳机。目标奔跑速率：10-15千米；高：1.8米；狙杀方位：前胸；前置量：两个身位；目标在运动，狙击枪也在运动，食指还在轻施压力，瞄准镜狠狠地印在目标身上。“咚”一声脆响，狙击枪产生后座，目标直接栽倒在视线中，抽搐不止。我继续保持射击姿势，喉咙一滚，向电台报告：“目标黑丁终结。”

下山时已是凌晨了，我看着窗外的阳光，如同获得重生。在这个凌晨，我又一次感觉到了生命的美好。

这是我们执行任务当中的第几次了，现在我已记不太清，但我却能清晰地记得那些熟悉的面孔，记起我的那些兄弟们。现在我想说，兄弟们！你们还好吗？我想你们……

第二章 做完新兵又做新兵

99年初春三月，W部队J师直属队，北京大兴某训练基地。

“赶快给老子卧倒射击！”区队长咆哮着，我们几个新兵马上从跑步换成“卧倒”姿势，伏在属于自己的八一半自动步枪跟前。我张嘴大口喘着粗气，心口由于剧烈运动怦怦直跳，后面初春的轻风吹起，掠过我的头皮。

区队长叫梁刚，中尉，长得矮小精壮，肩部奇宽无比，典型的职业军人。看到他就想起了以前和我干过仗的一哥们儿，那小子被我用课桌椅砸了一椅子居然没倒下，反过身来还将我鼻子打破了，我印象能不深刻吗？

早晨在待了三个月的新兵连吃完“滚蛋饺”，其他新兵都回到老连队，我却闲着等下一项任务。前两天我就知道有一项更重要的任务等着我，那才是我梦寐以求的——接受狙击手培训。这玩意儿的光环刺得我睁不开眼。

我出生在东北一个中等城市，也算衣食无忧，在学校一直都是体育尖子生，高中三年级时激情澎湃地报名参了军。俺是大老爷们儿一个，不能成天呆在学校里称王称霸，是汉子就得洒热血扬国威，就得啸长天扛红旗。因为这个动机，没有一个接兵领导不说我政治思想强的，再加上我确实崇拜军人，当然更加崇拜那些牛×的枪支弹药，所以我义无反顾地来了。来部队后连我都没有想到，对操持在手中的枪是那么有感悟，我始终被领导“指哪打哪”这四个字的赞扬包围着，老想象着当一名狙击手的威风和牛气，但低下头看看自己，咋看也没法和现在这个德行联系起来，心中有些得意的同时，又有些虚气。

前两天上面来选人，又是体检又是心理测试的折腾了一番，今天早上其他新兵都登车走了，领导却告诉我暂时不要下连。不下连就不下连，在部队俺可不怕没人要。

中午吃完饭后来了一辆大巴，把我从新兵连拉到另外一个基地，刚下车点完名，区队长就命令我们背着背包跑步到靶场。看着空旷的靶场，我内心的恐惧感油然而生，一圈下来将近有两公里，望也望不到头，身上的背包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我



边跑边看了看旁边的几个新兵，个个脸上都是迷茫的表情，大家任由水壶挎包撞击自己的胯部，那东西在我的眼前一上一下的，惹得我的心里渐渐烦躁起来，想这就是传说当中的狙击手生活吗？这可是刚来啊，你好歹让俺们把背包给放下啊！

跑了快两圈的时候，我分明看见那个叫赵恒的家伙把水壶甩了下来，然后撒着欢猛跑，膀子一甩一甩的。这小子可真够聪明的，我瞥一眼区队长，见他没注意，往前跑了近100米时，我也将水壶无意抖落到了地上。

好容易跑得差不多了，就出现了开始的一幕——区队长吼着让立即趴下瞄准射击。

“林光、胡铁飞你们还他妈握着枪等打鸟呢？”听着区队长的催促我才意识到，就我和那个叫胡铁飞的还没打完。我他妈不管，枪现在可是端在我手上，我又猛吸了一口气冷静了一下，猫了右眼。在200米距离上的靶子只能凭感觉找准靶心，我左手食指轻轻搭在扳机上均匀用力，直到缺口准星异常清晰、前面的靶子模模糊糊的时候扣动了扳机。子弹拉着呼啸奔腾而出，直打得靶子后面的沙土腾起一阵烟花。停了有两秒钟，报靶的使劲摇着小红牌划直线，我心里不以为然，想，你一个报靶的乐什么，俺打个十环也不见得有你好高兴，不老练！

最后一枪打完，我从地上爬了起来，班长过来轻轻踢了我的屁股一下，说道：“这小子，还是左手用枪呢，左撇子用枪有优势！”

我得意地说：“班长，俺使左手觉得顺溜，俺在家里的时候用汽枪打鸟也是左手！”

班长笑着过来拍拍我的肩说：“你的话真不少！”我哑屁了，对着满脸是笑的班长一个立正站好，却见旁边的胡铁飞还趴在地上，余光便停留在他那儿。我看了看区队长，想我都已经够稳了，还有比我更磨蹭的人。刚才区队长不挺着急的吗，现在区队长怎么不催促他？哪知区队长并不言语，黑脸上看不出一丁点表情。我们四个新兵都等着胡铁飞放最后一枪，只见他趴在地上一动不动，那份沉着让空气突然沉寂下来，刚才满是枪响的靶场顿时清静了。我看了看前面200米处的胸环靶，又瞧瞧左手边的胡铁飞。这小子乍看像睡着了，他卧在那里，姿势很是古怪，人家都为了减少后座力将两腿打开同肩一样宽，但他却蜷了右腿，膝盖处弯成90度夹角，死死地趴在地上。大家都屏气凝神，想瞧瞧他到底能打出个什么鸟样来。只听见猛的一声枪响，枪声在空寂的靶场上发出巨大的回音，弹壳从枪膛处迅速窜到右面一、两米远的位置，子弹义无反顾地往前扎，直直地磨擦着空气。它牵着所有在场人员的视线，子弹钉到胸环靶上，然后穿透胸环靶钻到后面的土堆里，冒出烟灰。

报靶处将近十秒钟没什么动静，班长对区队长说：“区队长，你看阿杜睡着了还是怎么的，怎么这么长时间不报靶？”

“他敢！”区队长横了一眼刚站起来的胡铁飞。我本来想说莫不是跑靶了，但又有些知趣地闭了嘴——刚才被班长刺激了一句，哪还敢多嘴，谁不想留个好印象？



我使劲地盯着前面看结果，哪知对面不老练的示靶员沉默半晌后，将示靶牌猛摇起直线……

“娘的，又是10环！”电台里传出报靶员的声音。班长摇了摇手里的电台，望了前面弹壕一眼，笑着说：“你看阿杜激动的，就像他打了10环一样！”

胡铁飞耿直得都让我脸红。他说：“区队长，又是一个10环，我打得不错吧！”

区队长盯着他说：“不错个屁，打五发你不就是打了49环么？你还得意，要是打得不行我要你来养爷呢！”胡铁飞的热情并没有下去，扯着说：“区队长，本来我还能打好的，他们一放枪我就有点哆嗦！”

他的脸皮还真够厚的，你说他耿直吧他说的还真是实话，你看着他的表情觉得有点吹吧但感觉他人还挺实诚。不过说实话，在200米距离上打49环还真有那么两下子。

“你哪来那么多话！”区队长立马黑了脸，命令道：“去，把这个矿泉水瓶放到前面！”我刚想撒腿跑过去接矿泉水瓶，但等我反应过来，赵恒早已经跑过去有两米远了。这小子快步将空矿泉水瓶放到老远的地方，满脸灿烂地往回跑。

区队长等他跑回来后，从侧面走了过来，开始宣布刚才的成绩：“赵恒48环，卢超47环，林光（我）48环，胡铁飞49环，莫天柱47环，成绩都一般！就这个鸟样也还想来当狙击手，跟着我干，是得好好练了！”就这样还一般啊？我听到自己打48环就感觉不错了，我真不知道他所说的好好练是怎么样训练，心中不禁有些后怕起来，将眼神小心翼翼地看了看他，却瞧不出半点端倪。

士官班长将手中的八一枪放在沙地，拍了拍手咧着嘴说：“区队长，他们刚来有这个基础还不错，我们刚来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在200米的距离上毕竟没用瞄准镜，这成绩看来还真不是混进革命队伍的，看他们以后都能弄成个什么样来！”凭观察，班长和区队长的关系应该不错，区队长未置可否，我不服气地想，他妈连靶子都看不到，要不你来打，你也未必能打出个鸟毛来！

胡铁飞却在队列里笑，班长过来拍了拍他的肩，满是慈笑的说：“胡哥，想到什么开心事了？”

胡铁飞将笑憋了一下，想乐不敢乐的样子说：“我好歹也是个第一，有些高兴！”

班长更乐了，有些意味深长地拍了拍他的肩说：“好好干，以后要学的还多着呢。”

胡铁飞一个立正将胸脯一抖：“是，班长！”脚下面的沙子都被他弄得冒起一阵烟土。

我对手中操持的这家把什不怎么感兴趣，视线早已移到了旁边的枪支上，场地上除了放置的五支八一半自动，在相隔十米的地方还架着一支85式狙击步枪。现在咱好歹也是半个狙击手了，谁还稀罕八一啊！我们便眼巴巴地看着区队长向狙击步枪走，



我们也紧跟着往那边挪。区队长自信地走到狙击步枪跟前，轻松地将枪从地上端起，举向天空，颇是神武的样子，然后慢慢下蹲，跪姿据枪瞄向前面那只空矿泉水瓶。

我们看着他不经意的动作，羡慕得紧，纷纷围了过去。区队长跪姿据枪，右手夹住右肋，左手悬空支撑，我们都大气不敢出地在旁边看着他。瞄准，击发，狙击步枪的后座力非常大，只见区队长的身体晃动了一下，子弹应声而出，黑洞洞的枪管伸得老远，区队长还蹲在原地没有将姿势恢复过来。我们将脖子伸长看前面空旷泉水的动静，哪知它还屹立在风中。我想，区队长刚才说话不是挺牛吗？现在在我们这帮新兵面前也丢大人了吧，玩这个可不是看你职务的！

我看了看旁边，只见卢超的脚尖往前踮了踮，嘴边滑过一丝狡黠的笑容。这小子小鼻子小眼一看就知道鬼着呢，不像咱东北那疙瘩都是直肠子，像这种人有什么话都在心里憋着。

稳了有两秒钟，区队长说：“去拿过来看看！”我也不跟赵恒抢，知道他反应快，区队长刚说完他都已经往前跑了。他的精力旺盛，刚才的跑步看样子一点也没把他累着，他快速将空矿泉水瓶拿过来，双手交到区队长手里，却并不说话。

区队长将空瓶子悬在空中，我们分明看到有一个弹孔从它中下方穿过，瓶子当时却没有倒。我和卢超的脸色都有些阴下来，不解地盯着瓶子。大家都想知道原因，却没有开口问，最终还是胡铁飞往前凑了凑，将脸贴到瓶子下面有些幼稚地问：“区队长，这个子弹明明击中了瓶子，它却没有倒，我不明白！”

区队长的目光穿过弹孔，幽深地说：“你不明白的多着呢，速度加上合理的着力点，你还不懂吗！”

卢超将身子往下弯了弯，看了一眼枪孔说：“区队长真是好枪法哟，这一枪打的可太巴实了！”我的脾气急躁，在新兵连时跟其他新兵都干过好多次仗，见他这么夸张地说好听话，恨不得操起旁边的枪指着他的头。我着重看了他两眼，想塌鼻子小眼的他怎么也被选来了，净说好听话，拍马屁！

胡铁飞看了一眼卢超说：“你别净拣好听的说，我有一天也能练得这样，是吧区队长？”

区队长看来是对他说的话没脾气了，没好气地说：“好好练，都行，现在嘴上说有屁用，你以为当狙击手枪法好就行？你们以后要操练的多了！”

胡铁飞还不罢休，好像没有听见区队长后面的话，不知趣地指着狙击步枪问：“这家伙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摸上，区队长？”

区队长脸一沉：“不该问的不要问，都过来集合，先活动一下筋骨！”我们马上跑步过去，区队长命令我们站在自己的枪前，下达口令“持枪——枪上肩”。我们把枪紧紧地背在肩上，又围着操场开始狂跑起来。这次不像刚才背着挎包水壶可以中



途扔下，现在想丢都丢不了，那可是枪啊——我们的命根子。

为了使时间过得快些，缓解机械运动带来的层层压力，我最好的办法就是在跑步当中回忆，这是我当兵几个月以来所体会到的法宝，这种办法总能叫我在起负荷的体能训练中挺过来。

记得我第一次摸枪的时候兴奋得像走道上的白杨树叶，飘忽得不知怎么才好。我当时攥住从排长手中转交过来的枪，摩挲了一下暗红的枪把，激动得内心怦怦直跳。我将大拇指紧紧地扣住枪带，它带给我一种成就感。我感觉端着它，它冰冷的气息和黝黑的枪身会让我在心灵深处找到自己的坐标——或者说我握着它就像握住自己的自信一样。轮到 we 练习的时候，我把黑洞洞的枪口瞄向远方，将腮轻轻靠在它的一端，目光中有种稚嫩的深沉，我就那样一直趴在地上瞄准，因为激动和与大地摩擦，我的下身渐渐湿润，夹杂着兴奋和下身的勃起，裤裆里的东西终于摒不住射精了，那种奔腾的欢畅和浑身的抽搐带给我的感觉是如此的激动人心，那股暖流迅速涌遍我的全身，就像子弹射击一样威猛和迅速。它让我的整个身体轻轻一抖，我就趴在那里直喘粗气，这种感觉令我至今难忘，每次想起它，我的心里都会一阵燥热。

其实，当军车拉着我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很愤怒。真的，在车上时我就已经很恼火了。看着这头大笨牛越跑越不靠谱，它把我们拉着朝更偏僻的地方行进，我伸直腿往前面座位上猛蹬了一脚，惹得坐前面的那个兵回头狠狠看了我一眼。看什么看新兵！在心里想了一下却没敢说出来，虽说俺脾气火但还不至于到愣的程度，只想着会把我们拖到一个什么样的训练基地，和新兵连会有哪些区别……

现在可好，已经又跑了四圈，我们五个新兵都在死命较着劲，表面看上去没有一个不行的，但看看一个个龇牙咧嘴的样子肯定是不好受。我的肩头早已让枪带的扣环给磨破，看看其他人，有将枪取下来扛在肩上跑的，有提在手上的。我也将枪取了下来，果然舒服了许多——有时候我就是好这样拐不过弯来，看到别人做了我才会跟着学，但即使这样我的内心还是会感到满足，毕竟我能及时调整我前进的脚步。

三月的天空将诺大的训练场映衬得很是明朗，四周围着郁郁葱葱的树林，远处的山尖还依稀可见，我们就在湛蓝的天空下奔跑，远远看去如同一个个移动的小黑点。我们知道自己的渺小，前面的路程要靠我们的双脚去丈量，年轻的张扬让我们暂时忘了身上神秘的光环和崇高的任务，两只腿不由自主地交替腾挪着，把背后的黄沙、山石狠狠地甩在身后。

我一边跑一边昂着头，四周的景色丝丝融入到我的大脑：空旷的场地、脚下绵绵的沙子、蓝得晃眼的天空、挺立的胸环靶、厚重的土堆……它们一滴滴都溶入到我年轻的意志当中，直到以后抹也抹不去……

从靶场跑了五圈才收队回去，五圈就相当于10公里，加上先前跑的差不多快20